



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

资治通鑑

李勣題

[宋] 司马光◎著 黄锦鋐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四辑·南北朝

【〇拾貳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资治通鉴

[宋] 司马光◎著 黄锦铨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四辑 · 南北朝

卷一百四十九 梁武帝天监十八年 ~ 卷一百六十四 梁元帝承圣元年 (519 ~ 552)

【〇拾贰】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九

梁纪五

起屠维大渊献（519）

尽昭阳单阏（523）

共5年

高祖武皇帝（五）

天监十八年（己亥，519）

1. 春，正月，甲申日（初四），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令（十二行本“令”上有“书”字），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。

2. 丁亥日（初七），魏主下诏，说：“太后临朝即位，为时已将半纪，应该称‘诏’来号令国内。”

3. 辛卯日（十一日），皇上到南郊祭祀。

4. 魏朝的征西将军（十二行本“军”下有“平陆文侯”四字）张彝的儿子仲瑀上封事，请求铨削选格，排抑武人，不让他们参预清流。因此喧哗怒骂之声盈满道路，武人在道路中竖立榜示，约定期日会合，要杀害他们全家。彝父子安然家居，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二月，庚午日（二十日），羽林军及虎贲军将近一千人，集结到尚书省诟骂，搜寻仲瑀的兄长左民郎中始均没有找到，用瓦片和石块击打尚书省的门；朝廷上下为之惊惧，不敢禁止或讨伐。于是他们就拿着火掠取道旁的薪柴蒿草，用杖和石当作兵器，直接来到他的府

天监十八年（己亥，519）

1. 春，正月甲申，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令，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。

2. 丁亥，魏主下诏，称“太后临朝践极，岁将半纪，宣称‘诏’以令宇内”。

3. 辛卯，上祀南郊。

4. 魏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，求铨削选格，排抑武人，不使豫清品。于是喧谤盈路，立榜大巷，克期会集，屠害其家；彝父子晏然，不以为意。二月庚午，羽林、虎贲近千人，相帅至尚书省诟骂，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获，以瓦石击省门；上下慑惧，莫敢禁讨。遂持火掠道中薪蒿，以杖石为兵器，直造其第，曳彝堂下，捶辱极意，焚其第



第，把彝拖到堂下，极意地加以捶打羞辱（十二行本此下有“唱呼动地”四字），焚烧了他们的第舍。始均跳墙逃走了，又回来向乱党行礼，请求饶了他父亲的性命，乱党进而殴击他，把他活活地丢在火中。仲瑀受了重伤，逃开而免于死，彝只剩下一口气，隔两个晚上就死了。远近的人感到震惊。胡太后逮捕羽林军及虎贲军中特别凶横残暴的八个人将他们斩首了，其他的不再追究。乙亥日（二十五日），大赦来安抚他们，于是下令武官也得以依照资历入选。有远见的人知道魏朝就要发生变乱了。

这时官吏选补的缺额既少，应选的人又多，吏部尚书李韶因为选补停顿，大大地招致怨恨，改派殿中尚书崔亮做吏部尚书。亮奏请建立制度，不管士的贤或愚，专据停解的时间长短作决断，久居下僚的人称赞他的能干。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给亮一封信说：“殷、周之时，由乡塾贡举人才；两汉之际，由州、郡荐举人才，魏、晋两朝沿用旧制，又设了中正官来铨衡人品，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，应该可以收揽人才的十分之六七。可是朝廷贡选人才，只求他的文辞好，不取文中所说的道理；察举孝廉只看他的章句通达精熟，不包括治道；设立中正不考核才能品行，徒然在那里分辨姓氏；选取人才的途径不广阔，淘汰的办法不够严密。舅父现在负责铨衡人才，应该改弦更张，为何反而设立停年的制度来加以限制，这样一来，天下的士子谁还会修名厉行呢！”亮回信说：“你所说的话是很有道理。但我日前设下这个制度，是有原因的。古代和现代不同，因时制宜，也该有所改变。从前子产铸刑书来挽救时弊，叔向依据正法去讥笑他，这和你用古礼来反对我的权宜办法有何不同呢！”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说：“百姓的性命，维系在长吏的手中，如果选曹候补官吏只问年资，不管他是否有能力，大家依据年资先后次序进用，手拿簿籍，口中唱名，只要一个官吏就够了，数着人名依次进用，这算什么铨衡人才呢！”书奏上，没有得到回

舍。始均逾垣走，复还拜贼，请其父命，贼就殴击，生投之火中。仲瑀重伤走免，彝仅有余息，再宿而死。远近震骇。胡太后收掩羽林、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，其余不复穷治。乙亥，大赦以安之，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。识者知魏之将乱矣。

时官员既少，应选者多，吏部尚书李韶铨注不行，大致怨嗟；更以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。亮奏为格制，不问士之贤愚，专以停解月日为断，沈滞者皆称其能。亮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与亮书曰：“殷、周以乡塾贡士，两汉由州郡荐才，魏、晋因循，又置中正，虽未全美，应什收六七。而朝廷贡才，止求其文，不取其理，察孝廉唯论章句，不及治道，立中正不考才行，空辩姓氏，取士之途不博，沙汰之理未精。舅属当铨衡，宜改张易调，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，天下士子谁复修名厉行哉！”亮复书曰：“汝所言乃有深致。吾昨为此格，有由而然。古今不同，时宜须异。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，叔向讥之以正法，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！”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言：“黎元之命，系于长吏，若以选曹唯取年劳，不简能否，义均行雁，次若贯鱼，执簿呼名，一吏足矣，数人而用，何谓铨衡！”书奏，

梁武帝天监十八年（519）

答。后来他就请求晋见，又上奏说：“请求下令王公贵臣推荐贤才来补郡县的缺。”魏朝下诏公卿讨论此事，结果也不了了之。其后甄琛等人继亮之后当吏部尚书，因这个办法对自己方便有利，继续采用，魏朝的选举失去人才，从亮开始。

起初，燕国的燕郡太守高湖投奔魏朝，他的儿子谧当侍御史，犯法被放逐到怀朔镇，世代住在北边，于是习染了鲜卑的风俗。谧的孙子欢，深沉有大志，家中贫穷，在平城操持贱役糊口，富人娄氏的女儿见了，觉得他不平常，于是嫁给他。这才开始有了马，能够在乡里当送信的使者。到了洛阳，看见张彝的死亡，回到家中，散尽家财来交结宾客，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，欢说：“宿卫成群结队地焚烧了大臣的第宅，朝廷恐惧他们作乱，不敢追究，主持政治竟然到如此地步，事情可以知道了，财物怎么可能长久保守呢！”欢与怀朔省事云中人司马子如、秀容人刘贵、中山人贾显智、户曹史咸阳人孙腾、外兵史怀朔人侯景、狄掾善无人尉景、广宁人蔡儒尤其相友善，一起都因任侠称雄乡里。

5. 夏，四月，丁巳日（初八），大赦天下。

6. 五月，戊戌日（二十日），魏朝任用任城王澄为司徒，京光王继为司空。

7. 魏朝历代强盛，东夷、西域贡献不断，又建立了互市的办法来取得南方的物产，到这时府库满盈。胡太后曾经临幸绢藏，下令王公嫔主从行的人一百多位各自背负丝绸，尽自己的力量能取多少就取多少，拿得少的也不下百余匹。尚书令、仪同三司李崇、章武王融因为负绢过重，跌倒在地，崇伤了腰，融坏了脚，太后把他们的绢夺下，请他们空手出去，当时大家都笑他们。融是太洛的儿子。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，太后奇怪他拿得少，

不报。后因请见，复奏“乞令王公贵臣荐贤以补郡县”，诏公卿议之，事亦寝。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，利其便己，踵而行之，魏之选举失人，自亮始也。

初，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，其子谧为侍御史，坐法徙怀朔镇，世居北边，遂习鲜卑之俗。谧孙欢，沈深有大志，家贫，执役在平城，富人娄氏女见而奇之，遂嫁焉。始有马，得给镇为函使，至洛阳，见张彝之死，还家，倾资以结客。或问其故，欢曰：“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，朝廷惧其乱而不问，为政如此，事可知矣，财物岂可常守邪！”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、秀容刘贵、中山贾显智、户曹史咸阳孙腾、外兵史怀朔侯景、狄掾善无尉景、广宁蔡儒特相友善，并以任侠雄于乡里。

5. 夏，四月丁巳，大赦。

6. 五月戊戌，魏以任城王澄为司徒，京光王继为司空。

7. 魏累世强盛，东夷、西域贡献不绝，又立互市以致南货，至是府库盈溢。胡太后尝幸绢藏，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，称力取之，少者不减百馀匹。尚书令、仪同三司李崇、章武王融，负绢过重，颠仆于地，崇伤腰，融损足，太后夺其绢，使空出，时人笑之。融，太洛之子也。侍中崔光止取两匹，太后怪其少，对曰：“臣两



光回答说：“臣两手只能拿两匹。”大家听了都觉得惭愧。

这时魏朝宗室及当权幸进的群臣，以奢侈互相竞争，高阳王雍，富贵居全国第一，官室以及园囿，跟禁苑差不多，僮仆有六千人，伎女有五百人，出门时仪仗卫队充塞道路，回到家就歌吹日夜不断，一餐饭值几万钱。李崇的财富与雍相当，可是他生性节俭吝啬，曾经对人说：“高阳王吃一餐饭，可以让我吃一千日。”

河间王琛屡次想跟雍争富，骏马十余匹，都用银做食槽，窗户上面，有玉凤衔铃，金龙吐旆。曾经邀集诸王宴饮，酒器中有水精锋（一本“锋”作“钟”）、马脑碗、赤玉卮等，制作精巧，都是中原所没有的。又陈列女乐、名马及各种稀奇宝物，又引导诸王参观所有府库，金钱与缙布等多得无法计算，转头对章武王融说：“不遗憾我不及见石崇，遗憾的是石崇没能见到我。”融素来因富有而自负，参观回来，叹息了三天（十二行本“三”上有“卧疾”二字。）京光王继听到后去探视他，对他说：“您的货财估计不比他少，为何如此地既羡慕又惭愧呢！”融说：“我起初以为比我富有的只有高阳王而已，没想到又有河间王！”继说：“您好比袁术在淮南，不知道世间还有刘备罢了。”融于是笑着起床了。

太后喜欢佛法，营建各寺院，继续不休，下令各州各建五层的塔，百姓疲于奔命。诸王、贵人、宦官及羽林军都各自在洛阳建有寺院，以壮丽相夸。太后屡次举行斋会，施舍给僧人的东西一举就以万钱计算，赏赐左右没有节度，所耗费的极多，可是未曾施恩惠在百姓身上。府库渐渐空虚，于是减削百官的俸禄及所用差役。任城王澄上表，认为：“萧衍经常安着窥伺的意图，应该趁着国家强盛、将士膂力未衰的时候，早日图谋统一天下的功

手唯堪两匹。”众皆愧之。

时魏宗室权幸之臣，竟为奢侈，高阳王雍，富贵冠一国，官室园圃，侔于禁苑，僮仆六千，伎女五百，出则仪卫塞道路，归则歌吹连日夜，一食直钱数万。李崇富埒于雍而性俭啬，尝谓人曰：“高阳一食，敌我千日。”

河间王琛，每欲与雍争富，骏马十馀匹，皆以银为槽，窗户之上，玉凤衔铃，金龙吐旆。尝会诸王宴饮，酒器有水精锋，马脑碗，赤玉卮，制作精巧，皆中国所无。又陈女乐、名马及诸奇宝，复引诸王历观府库，金钱，缙布，不可胜计，顾谓章武王融曰：“不恨我不见石崇，恨石崇不见我。”融素以富自负，归而惋叹三日。京光王继闻而省之，谓曰：“卿之货财计不减于彼，何为愧羨乃尔？”融曰：“始谓富于我者独高阳耳，不意复有河间！”继曰：“卿似袁术在淮南，不知世间复有刘备耳。”融乃笑而起。

太后好佛，营建诸寺，无复穷已，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，民力疲弊。诸王、贵人、宦官、羽林各建寺于洛阳，相高以壮丽。太后数设斋会，施僧物动以万计，赏赐左右无节，所费不貲，而未尝施惠及民。府库渐虚，乃减削百官禄力。任城王澄上表，以为“萧衍常蓄觊觎之志，宜及国家强盛，将士施力，早图混壹之功。比年以来，公私贫困，宜节省浮

梁武帝天监十八年（519）

劳。近年以来，公家及私人渐趋贫困，应该节省不必要的开销，用来办理急务。”太后虽然不能采纳他的话，总是对他优礼有加。

魏朝自从永平以来，营建明堂及辟雍，所有的工役经常不超过一千人，有司又往往借调去修建寺院或者做其他的事，经过十多年竟然还没有完成。起部郎源子恭上书，认为：“废置治国的重要事务，供应不关紧要的浪费，应该裁减其他各种的劳役，早日把明堂、辟雍建造完成，使得祖宗有严父配天的期日，苍生有礼乐的盛大威仪。”下诏听从他的意见，但是也终于没有完成。

8. 魏人陈仲儒请求依据京房的办法设立律准来调和八音，有司质问仲儒：“京房的律准，目前虽然有这种器物，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很少，仲儒所受教的是哪一位老师？出自哪一部典籍？”仲儒回答说：“我的生性颇为喜好琴瑟，又曾经读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，看见京房设立律准的办法，所推出的数字极为清楚，于是竭尽愚臣的心力，钻研了很多，颇有一些创获。那准是用以代替律的，取它的分数，来调校乐器。臣私下研究调声的体式，宫、商应该浊，徵、羽应该清。如果依照公孙崇的说法，只是用十二律声，却说是还相为宫，清浊皆备。由于黄钟管最长，所以定黄钟为宫，就往往相顺。如果是调和八音，还必须错取众音，配成其美。如果定应钟为宫，蕤宾为徵，那就徵浊而宫清，虽然有它的韵，不能成为音曲。如果是定中吕为宫，那就十二律中全无所取。现在依据京房的说法，中吕为宫，那就以去灭为商，执始为徵，然后才能成韵。可是崇却以中吕为宫，仍旧用林钟为徵，怎么能够和谐呢！然而音声的道理很精微，史传记载太简略，旧志说准用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没说须要不须要有柱。又一寸之内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，那长度太微细了，不容易把

费以周急务。”太后虽不能用，常优礼之。

魏自永平以来，营明堂、壁雍，役者多不过千人，有司复借以修寺及供他役，十馀年竟不能成。起部郎源子恭上书，以为“废经国之务，资不急之费，宜彻减诸役，早图就功，使祖宗有严配之期，苍生有礼乐之富。”诏从之，然亦不能成也。

8. 魏人陈仲儒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。有司诘仲儒：“京房律准，今虽有其器，晓之者鲜，仲儒所受何师，出何典籍？”仲儒对言：“性颇爱琴，又尝读司马彪《续汉书》，见京房准术，成数曷然。遂竭愚思，钻研甚久，颇有所得。夫准者所以代律，取其分数，调校乐器。窃寻调声之礼，宫、商宜浊，徵、羽宜清。若依公孙崇，止以十二律声，而云还相为宫，清浊悉足。唯黄钟管最长，故以黄钟为宫，则往往相顺。若均之八音，犹须错采众音，配成其美。若以应钟为宫，蕤宾为徵，则徵浊而宫清，虽有其韵，不成音曲。若以中吕为宫，则十二律中全无所取。今依京房书，中吕为宫，乃以去灭为商，执始为徵，然后方韵。而崇乃以中吕为宫，犹用林钟为徵，何由可谐！但音声精微，史传简略，旧志准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不言须柱以不。又，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，微细难明。仲



握。仲儒曾经私自考验，准应当有柱，只要前却柱中，来约度准分，那么相生的韵自然会合适。它的中弦的粗细，必须和琴宫相似，然后用轸调声，使得和黄钟相合。中弦以下依数区划六十律清浊的节度，其余的十二弦必须像箏一样安上柱，即用中弦按遍一周之声，度著在十二弦上面。然后依照相生的方法，按次序运行，定取十二律的商、徵。商、徵取定之后，又依照琴五调调声的办法来均调乐器，然后错采众声加以文饰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声就不和谐。况且燧人氏没有师资而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，焦延寿无所师承而变十二律为六十律，所以说明白的人想教人却不知从何教起，心思敏捷的人自然明白而不须要老师。如果有一点点收获，都是用心思索的效果，哪里是必须经过老师传授才算是了不起呢！”尚书萧宝寅奏说仲儒的学术没有师承，轻率地想要制作，不敢（十二行本“敢”作“合”）依准；此事因而作罢。

9. 魏朝的中尉东平王匡因为他的议论屡次被任城王澄所驳斥，非常愤怒，又修理他的旧棺材，打算上奏攻击澄。澄于是奏弹匡的罪状三十多条，廷尉将匡判处死刑。秋，八月，己未日（十二日），有诏赦免他的死刑，削除官爵，任命车骑将军侯刚代领中尉。三公郎中辛雄上奏替匡辩护，认为匡“历事三朝，耿直的事迹，朝野人士全都了解，所以高祖赐名为匡。先帝已在从前包容他，陛下也应该在后来宽恕他，如果永远贬黜，恐怕会堵塞了忠臣的口”。不久，又起用匡为平州刺史。雄是琛的族孙。

10. 九月，庚寅朔日（十四日），胡太后游嵩高山；癸巳日（十七日），还宫。

太后与兼中书舍人杨昱闲话，对他说：“亲姻在外任官，不受到人的欢迎，卿如果

儒私曾考验，准当施柱，但前却柱中，以约准分，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。其中弦粗细，须与琴宫相类，施轸以调声，令与黄钟相合。中弦下依数画六十律清浊之节，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箏，即于中弦按尽一周之声，度著十二弦上。然后依相生之法，以次运行，取十二律之商、徵。商、徵既定，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，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，若事有乖此，声则不和。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，延寿不束脩以变律，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，心达者体知而无师，苟有一毫所得，皆关心抱，岂必要经师受然后为奇哉！”尚书萧宝寅奏仲儒学不师受，轻欲制作，不敢依许；事遂寝。

9. 魏中尉东平王匡以论议数为任城王澄所夺，愤恚，复治其故棺，欲奏攻澄。澄因奏匡罪状三十馀条，廷尉处以死刑。秋，八月己未，诏免死，削除官爵，以车骑将军侯刚代领中尉。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，以为“历奉三朝，骨鯁之迹，朝野具知，故高祖赐名曰匡。先帝既已容之于前，陛下亦宜宽之于后，若终贬黜，恐杜忠臣之口。”未几，复除匡平州刺史。雄，琛之族孙也。

10. 九月庚寅朔，胡太后游嵩高；癸巳，还宫。

太后从容谓兼中书舍人杨昱曰：“亲姻在外，不称人心，卿有闻，慎勿讳隐！”昱奏扬

梁武帝天监十八年～普通元年（519～520）

听到什么，切不可有所隐讳。”昱奏弹扬州刺史李崇用五车装载了财货、相州（十二行本“相”作“恒”）刺史杨钧打造了银的食器，馈赠给领军元义。太后召来元义夫妇，流着泪责备他们，义因此怨恨昱。昱叔父舒的妻子，是武昌王和的妹妹，和是义的从祖。舒去世，元氏屡次地请求分居，昱的父亲椿流着泪责备她，不答应她的请求，元氏因而怨恨他。恰好瀛州百姓刘宣明图谋造反，事情被发觉，逃走了。义嗾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匿宣明，并且说：“昱的父亲定州刺史椿，叔父华州刺史津，都送了甲冑及兵仗三千组，图谋做出大逆不道的事。”义又从而构成他们的罪。派遣御仗五百人在夜晚包围昱的宅第，加以搜索，结果一无所得。太后询问事实的真相，昱详细回答受到元氏怨恨的经过。太后解除了昱的束缚，判处和及元氏死刑，后来义加以营救，和只是免去官职，元氏竟然无罪。

11. 冬，十二月，癸丑日（初八），魏朝的任城文宣王澄去世。

12. 庚申日（十五日），魏朝大赦境内。

13. 这一年，高句丽王云去世，太子安即位。

14. 魏朝因为纳财授郎官的人有贤有不肖，大大地予以淘汰，只有朱元旭、辛雄、羊深、源子恭及范阳人祖莹等八人因为有才能而被留用，其余的都被罢职遣散了。深是羊祉的儿子。

普通元年（庚子，520）

1. 春，正月，乙亥朔日（初一），改年号为普通，大赦天下。

2. 丙子日（初二），日蚀。

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、相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饷领军元义。太后召义夫妻，泣而责之。义由是怨昱。昱叔父舒妻，武昌王和之妹也。和即义之从祖。舒卒，元氏频请别居，昱父椿泣责不听，元氏恨之。会瀛州民刘宣明谋反，事觉，逃亡。义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匿宣明，且云：“昱父定州刺史椿，叔父华州刺史津，并送甲仗三百具，谋为不逞。”义复构成之。遣御仗五百人夜围昱宅，收之，一无所获。太后问其状，昱具对为元氏所怨。太后解昱缚，处和及元氏死刑，既而义营救之，和直免官，元氏竟不坐。

11. 冬，十二月癸丑，魏任城文宣王澄卒。

12. 庚申，魏大赦。

13. 是岁，高句丽王云卒，世子安立。

14. 魏以郎选不精，大加沙汰，唯朱元旭、辛雄、羊深、源子恭及范阳祖莹等八人以才用见留，馀皆罢遣。深，祉之子也。

普通元年（庚子，520）

1. 春，正月乙亥朔，改元大赦。

2. 丙子，日有食之。



3. 己卯日（初五），任命临川王宏为太尉、扬州刺史，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。份是王奂的弟弟。

4. 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去世，这一天是上春，祭祀太庙及小庙，已经出了官以后，有司将道根的死讯奏闻。皇上问中书舍人朱异说：“吉礼与凶礼同在一天，在今日可以施行吗？”异回答说：“从前卫献公听说柳庄死了，不解除祭服就前往吊唁。道根虽然不算社稷之臣，对于王室也有功劳，前往哭临，正是礼当如此。”皇上于是前往道根的宅第吊唁，哭得很悲恸。

5. 高句丽的太子安派遣使者入贡。二月，癸丑日（初九），任命安为宁东将军、高句丽王，派遣使者江法盛授予安衣冠及剑佩。魏朝光州的士兵从海中把他俘虏了，解送到洛阳。

6. 魏朝的太傅、侍中、清河文献王恽，风度翩翩，胡太后逼迫他共成好事。然而恽本来有才能，辅政多所匡正补益，喜好文学，对士人礼敬有加，很得到时人的看重。侍中、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省，兼总领禁兵，恃宠骄恣，贪得无厌，恽屡次用法律制裁他，义因此怀恨。卫将军、仪同三司刘腾，权势倾动内外，吏部迎合腾的意思，上奏任用腾的弟弟为郡守，因为人才与资格都不合，恽将这事压下来而不奏闻，腾也怨恨他。龙骧府长史宋维，是弁的儿子，恽推荐他为通直郎，轻薄无行，义以富贵答应维，嗾使他诬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图谋作乱拥立恽。恽因而被拘执，侦查的结果，没有谋反的事实，得以被释放，维应当反坐，义向太后说：“现在把维杀了，以后如有真正谋反的人，再没有人敢上告了。”于是贬黜维为昌平郡守。

3. 己卯，以临川王宏为太尉、扬州刺史，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。份，奂之弟也。

4. 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卒。是日上春，祠二庙，既出官，有司以闻。上问中书舍人朱异曰：“吉凶同日，今可行乎？”对曰：“昔卫献公闻柳庄死，不释祭服而往。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，亦有劳王室，临之，礼也。”上即幸其宅，哭之甚恸。

5. 高句丽世子安遣使入贡。二月癸丑，以安为宁东将军、高句丽王，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剑佩。魏光州兵就海中执之，送洛阳。

6. 魏太傅、侍中、清河文献王恽，美风仪，胡太后逼而幸之。然素有才能，辅政多所匡益，好文学，礼敬士人，时望甚重。侍中、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，兼总禁兵，恃宠骄恣，志欲无极，恽每裁之以法，义由是怨之。卫将军、仪同三司刘腾，权倾内外，吏部希腾意，奏用腾弟为郡，人资乖越，恽抑而不奏，腾亦怨之。龙骧府长史宋维，弁之子也，恽荐为通直郎，浮薄无行。义许维以富贵，使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谋作乱立恽。恽坐禁止，按验，无反状，得释，维当反坐；义言于太后曰：“今诛维，后有真反者，人莫敢告。”乃黜维为昌平郡守。

梁武帝普通元年（520）

义深恐怵最后成为自己的祸害，于是与刘腾秘密商量，嗾使负责御食的中黄门胡定自陈，说：“怵收买定，要定毒杀魏主，如果自己能够成为皇帝，答应定可以长享富贵。”魏主这时十一岁，相信了他的话。秋，七月，丙子日（初四），太后在嘉福殿，没到前殿来，义拥着皇帝进显阳殿，腾关闭了永巷门，太后无法出来。怵进来，在含章殿的后面遇见义，义厉声禁止怵进入，怵说：“你想造反吗？”义说：“义不造反，正要捆绑造反的人罢了！”下命宗士及直斋捉住怵的衣袂，引入含章殿的东省，派人防守他。腾宣称诏令召集公卿商议，定怵大逆的罪；大家都畏惧义，没有人敢反对，只有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高声说不可以如此，始终不肯下笔署名。

义、腾拿着公卿的决定入见魏主，不久就获得许可，当夜就把怵杀了。于是假造太后的诏令，自称有病，把政权交还给魏主。把太后囚禁在北宫宣光殿，宫门日夜长闭，内外断绝，腾自己掌管钥匙，魏主也无法省见，只允许传送食物而已。太后的穿着饮食都中断了，不免于饥寒之苦，于是叹息说：“养虎反被虎噬，说的就是我呀！”又派遣中常侍（十二行本“侍”下有“酒泉”二字）贾粲侍奉魏主读书，密令他防察魏主的动静。义于是与高阳王雍等人共同辅政，魏主称义为姨父。义与腾互相表里，专揽权势，义当外御，腾当内防，经常在宫中当值，共同裁定刑赏，政事无论大小，都由他们两个人决断，威势震动内外，百官畏惧得在原地踏脚，不敢举足前进。

朝野人士听说怵死了，没有不垂头丧气的，胡夷因而以刀割面的有数百人，游肇气愤抑郁而死。

7. 己卯日（初七），长江、淮水及海水都高涨，泛滥四溢。

义恐怵终为已害，乃与刘腾密谋，使主食中黄门胡定自列云：“怵货定使毒魏主，若已得为帝，许定以富贵。”帝时年十一，信之。秋，七月丙子，太后在嘉福殿，未御前殿，义奉帝御显阳殿，腾闭永巷门，太后不得出。怵入，遇义于含章殿后，义厉声不听怵入，怵曰：“汝欲反邪！”义曰：“义不反，正欲缚反者耳！”命宗士及直斋执怵衣袂，将入含章东省，使人防守之。腾称诏集公卿议，论怵大逆；众咸畏义，无敢异者，唯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抗言以为不可，终不下署。

义、腾持公卿议入，俄面得可，夜中杀怵。于是诈为太后诏，自称有疾，还政于帝。幽太后于北宫宣光殿，宫门昼夜长闭，内外断绝，腾自执管钥，帝亦不得省见，裁听传食而已。太后服膳俱废，不免饥寒，乃叹曰：“养虎得噬，我之谓矣。”又使中常侍贾粲侍帝书，密令防察动止。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同辅政，帝谓义为姨父。义与腾表里擅权，义为外御，腾为内防，常直禁省，共裁刑赏，政无巨细，决于二人，威振内外，百僚重迹。

朝野闻怵死，莫不丧气，胡夷为之斲面者数百人。游肇愤邑而卒。

7. 己卯，江、淮、海并溢。



8. 辛卯日（十九日），魏主改着成人衣冠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为正光。

9. 魏朝的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熙是英的儿子，与他的弟弟给事黄门侍郎略、司徒祭酒纂都受到清河王怿的优厚礼遇，听说怿死，在邺起兵，上表要杀元义与刘腾，纂逃到了邺。过了十天，长史柳元章等人率领着城人鼓噪着闯了进去，杀了他们的左右亲近，俘虏了熙、纂以及他们的几个儿子，把他们安置在高楼。八月，甲寅日（十三日），元义派遣尚书左丞卢同将熙在邺的街道就地斩首了，同时处决了他的子弟。

熙爱好文学，有风骨，讲义气，当时名士多和他相交往，将被杀时，熙给他的旧日友好书信说：“我和弟弟一起受到皇太后的知遇，兄长据有大州，弟弟入侍身侧，言辞颜色都很诚恳，恩惠有如慈母。现在皇太后被废置在北宫，太傅清河王无端受到残酷杀害，主上年幼，孤单地在前殿。君亲如此，无法自安，所以率领军队及百姓想要建立大义于天下。只因为智力短浅，不久就被囚执，对上来说愧对朝廷，对下来说愧对知己。本来的打算就是要树立名节伸张正义，不得不如此，因而遭到杀害，身首异处，又有什么话说呢！所有君子，各自谨慎你们的威仪，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，好好地以名节自励吧！”听到的人都同情他。熙的首级被送到洛阳，亲戚故旧都不敢看他，前骁骑将军刁整独挺身而出替他收尸，将尸体藏了起来。整是雍的孙子。卢同迎合义的意旨，彻底究办熙的党羽，将济阴内史杨昱用枷锁了解送到邺，加以拷问了一百天，才放他回任所。义任命同为黄门侍郎。

元略逃亡到老友河内人司马始宾的家中，始宾与略编荻草成筏趁夜晚渡过孟津，到达屯留人栗法光的家中，辗转前往依附西河太守刁双，双将他藏匿了经年。这时魏朝悬赏通

8. 辛卯，魏主加元服，大赦，改元正光。

9.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熙，英之子也，与弟给事黄门侍郎略、司徒祭酒纂，皆为清河王怿所厚，闻怿死，起兵于邺，上表欲诛元义、刘腾，纂亡奔邺。后十日，长史柳元章等帅城人鼓噪而入，杀其左右，执熙、纂并诸子置于高楼。八月甲寅，元义遣尚书左丞卢同就斩熙于邺街，并其子弟。

熙好文学，有风义，名士多与之游，将死，与故知书曰：“吾与弟俱蒙皇太后知遇，兄据大州，弟则入侍，殷勤言色，恩同慈母。今皇太后见废北宫，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，主上幼年，独在前殿。君亲如此，无以自安，故帅兵民欲建大义于天下。但智力浅短，旋见囚执，上惭朝廷，下愧相知。本以名义于心，不得不尔，流肠碎首，复何言哉！凡百君子，各敬尔仪，为国为身，善勗名节！”闻者怜之。熙首至洛阳，亲故莫敢视，前骁骑将军刁整独收其尸而藏之。整，雍之孙也。卢同希义意，穷治熙党与，锁济阴内史杨昱赴邺，拷讯百日，乃得还任。义以同为黄门侍郎。

元略亡抵故人河内司马始宾，始宾与略缚荻筏夜渡孟津，诣屯留栗法光家，转依西河太守刁双，匿之经年。时购略甚急，略惧，求送出境，双曰：“会有一死，所难遇者为知

梁武帝普通元年（520）

缉略极为紧急，略害怕了，请求将他送出境外，双说：“每人都有一死，所难以遇到的是为知己而死罢了，希望你不要挂虑。”略坚决的要求南奔，双于是派遣侄儿昌送略渡过长江，于是来奔，皇上封略为中山王。双是雍的族孙。义诬告刁整送略南奔，连他的子弟一起都逮捕下狱，御史王基等人竭力替他昭雪，这才得以免罪。

10. 甲子日（二十三日），侍中、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叡去世。这时皇上崇信佛教，士人及百姓无不从风而靡，只有叡自己认为身为大臣，不愿随俗俯仰，立身行事跟从前一样。

11. 九月，戊戌日（二十七日），魏朝任用高阳王雍为丞相，总理内外政事，与元义共同裁决所有事情。

12. 起初，柔然佗汗可汗收了伏名敦的妻子侯吕陵氏为夫人，生了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个儿子。伏跋即位以后，忽然遗失了他的幼子祖惠，多方募求没有消息。有一位巫者地万说祖惠目前在天上，我能喊他下来，于是在大泽中搭起帐幌，祭祀天神，祖惠突然出现在帐中，自己说经常在上天。伏跋大为欢喜，称地万为圣女，纳为正室。地万一方面擅于邪术，同时又有姿色，伏跋敬爱她，信任她的话，因而干预搅乱了国家的政事。这样子过了几年，祖惠渐渐长大，对他的母亲说：“我一直是在地万家里，不曾升天，升天是地万教我说的。”他的母亲把这事向伏跋详细报告了，伏跋说：“地万能预知未来的事情，你不要毁谤她。”后来地万害怕了，向伏跋进祖惠的谗言，使得祖惠被杀。侯吕陵氏派遣他的大臣具列等人绞杀了地万；伏跋大怒，要诛杀具列等人。刚好遇到阿至罗入侵，伏跋发兵攻击阿至罗，打了败仗回来。侯吕陵氏与大臣共同谋杀了伏跋，拥立他的弟弟阿那瓌为可汗。

己死耳，愿不以为虑。”略固求南奔，双乃使从子昌送略渡江，遂来奔，上封略为中山王。双，雍之族孙也。义诬刁整送略，并其子弟收系之，御史王基等力为辩雪，乃得免。

10. 甲子，侍中、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叡卒。时上方崇释氏，士民无不从风而靡，独叡自以位居大臣，不欲与俗俯仰，所行略如平日。

11. 九月戊戌，魏以高阳王雍为丞相，总摄内外，与元义同决庶务。

12. 初，柔然佗汗可汗纳伏名敦之妻侯吕陵氏，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。伏跋既立，忽亡其幼子祖惠，求募不能得。有巫地万言祖惠今在上天，我能呼之，乃于大泽中施帐幌，祀天神，祖惠忽在帐中，自云恒在上天。伏跋大喜，号地万为圣女，纳为可贺奴。地万既挟左道，复有姿色，伏跋敬而爱之，信用其言，干乱国政。如是积岁，祖惠浸长，语其母曰：“我常在地万家，未尝上天，上天者地万教我也。”其母具以状告伏跋，伏跋曰：“地万能前知未然，勿为谗也。”既而地万惧，谮祖惠于伏跋而杀之。侯吕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绞杀地万；伏跋怒，欲诛具列等。会阿至罗入寇，伏跋击之，兵败而还。侯吕陵氏与大臣共杀伏跋，立其弟阿那瓌为可汗。阿那瓌立十日，其族兄示发帅众数万击之，阿那瓌



阿那瓌即位十天，他的族兄示发率领部属数万人攻击他，阿那瓌战败，和他的弟弟乙居伐带着少数的骑兵投奔魏朝，示发杀了候吕陵氏以及阿那瓌的其他两个弟弟。

13. 魏朝的清河王怿被杀，汝南王悦全然无怨恨元义的心意，用桑落酒送给元义，极尽个人对他的谄媚。义大为欢喜，冬，十月，乙卯日（十五日），任用悦为侍中、太尉。悦向怿的儿子亶索取怿的服饰玩好等物，亶没有及时送上，后来送上的又不合悦的心意，悦将亶杖打了一百下，几乎死去。

14. 柔然可汗阿那瓌将到魏朝，魏主派遣司空京兆王继、侍中崔光等人相继前往迎接，对他的赏赐很优厚。魏主在显阳殿接见阿那瓌，接着设下酒宴，把阿那瓌的座位安排在亲王的下面。宴会快要结束时，阿那瓌拿着启站立在座位的后面，皇帝下诏将他接引到御座的前面，阿那瓌再拜说道：“臣因为家中发生变故，轻骑前来朝见陛下，本国的臣民都已经逃散。陛下恩惠比天地还高，请求派兵送臣回国，消灭叛逆，聚合亡散，臣一定统率遗留的臣民，奉事陛下。言语未能尽意，另有启奉陈。”即把启交中书舍人常景奏闻。景是常爽的儿子。

十一月，己亥日（二十九日），魏朝立阿那瓌为朔方公、蠕蠕王，赐给他衣服及辇车，所享受的禄恤及仪卫，完全和亲王一样。这时魏朝正强盛，在洛水桥南御道的东边建了四个馆，御道的西边设了四个里：有从江南前来归降的将他安置在金陵馆，三年以后赐给住宅在归正里；从北夷前来归降的将他安置在燕然馆，赐给住宅在归德里；从东夷前来归降的安置在扶桑馆，赐给住宅在慕化里；从西夷前来归降的安置在崦嵫馆，赐给住宅在慕义里。等到阿那瓌入朝，将他安置在燕然馆。阿那瓌屡次要求回国，朝廷上群臣的意见有的

战败，与其弟乙居伐轻骑奔魏。示发杀候吕陵氏及阿那瓌二弟。

13. 魏清河王怿死，汝南王悦了无恨元义之意，以桑落酒候之，尽其私佞。义大喜，冬，十月乙卯，以悦为侍中、太尉。悦就怿子亶求怿服玩，不时称旨，杖亶百下，几死。

14. 柔然可汗阿那瓌将至魏，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继、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，赐劳甚厚。魏主引见阿那瓌于显阳殿，因置宴，置阿那瓌位于亲王之下。宴将罢，阿那瓌执启立于座后，诏引至御座前，阿那瓌再拜言曰：“臣以家难，轻来诣阙，本国臣民，皆已逃散。陛下恩隆天地，乞兵送还本国，诛翦叛逆，收集亡散，臣当统帅遗民，奉事陛下。言不能尽，别有启陈。”仍以启授中书舍人常景以闻。景，爽之孙也。

十一月己亥，魏立阿那瓌为朔方公、蠕蠕王，赐以衣服、辇车，禄恤仪卫，一如亲王。时魏方强盛，于洛水桥南御道东作四馆，道西立四里：有自江南来降者处之金陵馆，三年之后赐宅于归正里；自北夷降者处燕然馆，赐宅归德里；自东夷降者处扶桑馆，赐宅于慕化里；自西夷降者处崦嵫馆，赐宅于慕义里。及阿那瓌入朝，以燕然馆处之。阿那瓌屡求返国，朝议异同不决，阿那瓌以金百斤赂元义，遂听北归。十二月壬子，魏敕怀朔都

梁武帝普通元年~二年(520~521)

赞成有的反对，未能作成决定。阿那瓌用金子一百斤贿赂元义，于是让他北归。十二月，壬子日（十三日），魏朝下令怀朔都督选拔精锐骑兵二千人护送阿那瓌到达边境，观机招纳，如果他们前来迎候，应赐给辎帛车马以礼饯别然后回来；如果他们不接受，听任阿那瓌回到朝廷。他的行装资遣，交付尚书配给。

15. 辛酉日（二十二日），魏朝任用京兆王继为司徒。

16. 魏朝派遣使者刘善明前来聘问，两国重新开始通好。

二年（辛丑，521）

1. 春，正月，辛巳日（十二日），皇上到南郊祭祀。

2. 在建康设置孤独园，用来收养穷困无依的百姓。

3. 戊子日（十九日），大赦天下。

4. 魏朝南秦州的氐人造反。

5. 魏朝征发近畿辅各郡的兵一万五千人，派遣怀朔镇将杨钧率领，送柔然可汗阿那瓌回国。尚书左丞张普惠上疏，认为：“蠕蠕长久成为边患，现在上天降下丧乱，荼毒他们的内心，是要使他们知道有道的可乐，改头换面来事奉大魏。陛下应该安抚百姓，敬慎威仪，来使他们心悦诚服。阿那瓌前来归顺，安抚就可以了；却又先自劳扰，发动军队于郊甸之内，将他们送到荒裔之外，救援历代的强敌，帮助天就要将他灭亡的丑虏，下臣愚昧认为是不可以的。这是边将贪求一时的功劳，却没想到兵是凶器，王者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它。况且现在干旱很严重，圣上及太后为之减膳，却发动一万五千人派遣杨钧为将领，

督简锐骑二千护送阿那瓌达境首，观机招纳。若彼迎候，宜赐辎帛车马礼饯而返；如不容受，听还阙庭。其行装资遣，付尚书量给。

15. 辛酉，魏以京兆王继为司徒。

16. 魏遣使者刘善明来聘，始复通好。

二年（辛丑，521）

1. 春，正月辛巳，上祀南郊。

2. 置孤独园于建康，以收养穷民。

3. 戊子，大赦。

4. 魏南秦州氐反。

5. 魏发近郡兵万五千人，使怀朔镇将杨钧将之，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国。尚书左丞张普惠上疏，以为：“蠕蠕久为边患，今兹天降丧乱，荼毒其心，盖欲使之知有道之可乐，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。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悦服其心。阿那瓌束身归命，抚之可也；乃更先自劳扰，兴师郊甸之内，投诸荒裔之外，救累世之勍敌，资天亡之丑虏，臣愚未见其可也。此乃边将贪窃一时之功，不思兵为凶器，王者之不得已而用之。况今旱暵方甚，圣慈降膳，



想要平定蠕蠕，冒犯时宜而兴兵，难道会成功吗！如果发生颠覆战败的事，杨钧的肉，吃了足以谢罪吗？宰辅只是喜欢小小的声名，不考虑安危的大计，这是令微臣感到寒心的事。再说阿那瓌不能回国，我们背什么信负什么义呢？臣因为职卑，没有参与讨论，但是文书过手，不敢不把臣的看法奉陈。”（十二行本此下有“弗听”二字。）阿那瓌在西堂辞别，皇帝下诏赐给他军器、衣被、杂采、粮畜等，各物都极为优厚，命令侍中崔光等人送到外城，慰劳有加。

阿那瓌南奔的时候，他的同祖父的哥哥婆罗门率领部众数万人讨伐示发，把他打败了，示发投奔地豆干，地豆干把他杀了，国人推举婆罗门为弥偶可社句可汗。杨钧上表说：“柔然已经立了君长，要杀掉哥哥的人到远郊迎接他的弟弟，恐怕他不会肯，轻率前往结果不成而返，徒然损害了国家的威信。如果不是大量地增加军队，是无法送他进入北国的。”二月，魏朝派遣从前曾经奉命出使柔然的人牒云具仁前往晓谕婆罗门，要他迎接阿那瓌回去。

6. 辛丑日（初三），皇上到明堂祭祀。

7. 庚戌日（十二日），魏朝派遣代抚军将军郗虬讨伐南秦州背叛的氐人。

8. 魏朝元义、刘腾幽禁胡太后的时候，右卫将军奚康生参与了这项密谋，义派康生做抚军大将军、河南尹，仍旧让他兼领仗身左右。康生的儿子难当娶了侍中、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，刚的儿子是义的妹夫，义因为康生有通姻之谊，对他深为信任，三人经常一起在宫中过夜，时而一起外出，派难当拿着千牛刀随侍左右。康生性子粗暴，言词气势高下在心，义有一点畏惧他，表现在颜色上面，康生也有一点恐惧不安。

乃以万五千人使杨钧为将，欲定蠕蠕，干时而动，其可济乎！脱有颠覆之变，杨钧之肉，其足食乎！宰辅专好小名，不图安危大计，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。且阿那瓌之不还，负何信义，臣贱不及议，文书所过，不敢不陈。”阿那瓌辞于西堂，诏赐以军器、衣被、杂采、粮畜，事事优厚，命侍中崔光等劳遣于外郭。

阿那瓌之南奔也，其从父兄婆罗门帅众数万入讨示发，破之，示发奔地豆干，地豆干杀之，国人推婆罗门为弥偶可社句可汗。杨钧表称：“柔然已立君长，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。轻往虚返，徒损国威。自非广加兵众，无以送其入北。”二月，魏人使旧尝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谕婆罗门，使迎阿那瓌。

6. 辛丑，上祀明堂。

7. 庚戌，魏使假抚军将军郗虬讨南秦叛氐。

8. 魏元义、刘腾之幽胡太后也，右卫将军奚康生预其谋，义以康生为抚军大将军、河南尹，仍使之领左右。康生子难当娶侍中、左卫将军侯刚女，刚子，义之妹夫也，义以康生通姻，深相委托，三人率多俱宿禁中，时或迭出，以难当为千牛备身。康生性粗武，言气高下，义稍惮之，见于颜色，康生亦微惧不安。

梁武帝普通二年（521）

甲午日（二月无此日），魏主到西林园朝见太后，文武百官侍坐，酒吃到酣醉的时候，轮番地跳舞，康生就跳力士舞，当身体回旋的时候，屡次转头注视太后，举手、踏足、瞪眼、点头，做出执杀的姿势，太后领悟了他的意思却不敢说话。黄昏，太后想携带皇帝在宣光殿过夜，侯刚说：“至尊已经朝见完毕，嫔御在南宫，何必要留下来过夜呢！”康生说：“至尊是陛下的儿子，随着陛下的意思携带西东，还须要问谁呢！”群臣没有人敢回答。太后自己起来扶着皇帝的臂膀，下堂离开了。康生高举喊万岁，皇帝前走进入阁内，左右侍臣争着相互排挤，阁门无法关上。康生夺取了难当的千牛刀，斫杀了直后元思辅，局势才安定下来。皇帝升了宣光殿之后，左右侍臣全都站在西阶下面。康生趁着酒势将要出来处置，被义所拘捕，锁在门下省。光禄勋贾粲欺骗太后说：“左右侍臣心怀恐惧不安，陛下应该亲自安抚他们。”太后相信了他，刚刚下殿，粲就扶着皇帝走出东序，前往显阳殿，把太后闭锁在宣光殿。到了晚上，义不出来，命令侍中、黄门、仆射、尚书等十多人到康生拘禁的处所就地审讯，判处康生斩刑、难当绞刑。义与刚两人都在里面，伪造诏书裁决了。康生依照所奏处斩刑，难当赦免死罪改成流放。难当哭着向父亲辞别，康生意气慷慨但不悲伤，说：“我不是因为造反而被处死，你哭什么呢！”这时天已经昏暗，有司将康生带到市场，斩首了。尚食典御奚混和康生一起拿着刀进去里面，也因罪受了绞刑。难当因为是侯刚的女婿，得以留置一百多天，最后流放安州；过了相当时候，义派遣行台卢同前去把他杀了。派刘腾做司空。八坐、九卿经常平旦造访腾的宅第，谒见他的颜色，然后前往省府，也有整天不得谒见的。（十二行本“得”作“能”。）公私请托，只看财货多少，没有办不通的。舟车的利益，山泽的物产，到处据为已有而予以课税，剥削六镇，交

甲午，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园，文武侍坐，酒酣迭舞，康生乃为力士舞，及折旋之际，每顾视太后，举手、踏足、瞋目、颌首，为执杀之势，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。日暮，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，侯刚曰：“至尊已朝讫，嫔御在南，何必留宿！”康生曰：“至尊陛下之儿，随陛下将东西，更复访谁！”群臣莫敢应。太后自起援帝臂，下堂而去。康生大呼，唱万岁！帝前入阁，左右竞相排，阁不得闭。康生夺难当千牛刀，斫直后元思辅，乃得定。帝既升宣光殿，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。康生乘酒势将出处分，为义所执，锁于门下。光禄勋贾粲给太后曰：“侍官怀恐不安，陛下宜亲安慰。”太后信之，适下殿，粲即扶帝出东序，前御显阳殿，闭太后于宣光殿。至晚，义不出，令侍中、黄门、仆射、尚书等十馀人就康生所讯其事，处康生斩刑，难当绞刑。义与刚并在内，矫诏决之：康生如奏，难当恕死从流。难当哭辞父，康生慷慨不悲，曰：“我不反死，汝何哭也？”时已昏闇，有司驱康生赴市，斩之；尚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入内，亦坐绞。难当以侯刚婿，得留百馀日，竟流安州；久之，义使行台卢同就杀之。以刘腾为司空。八坐、九卿常旦造腾宅，参其颜色，然后赴省府，亦有终日不能见者。公私属请，唯视货多少，舟车之利，山泽之饶，所在榨